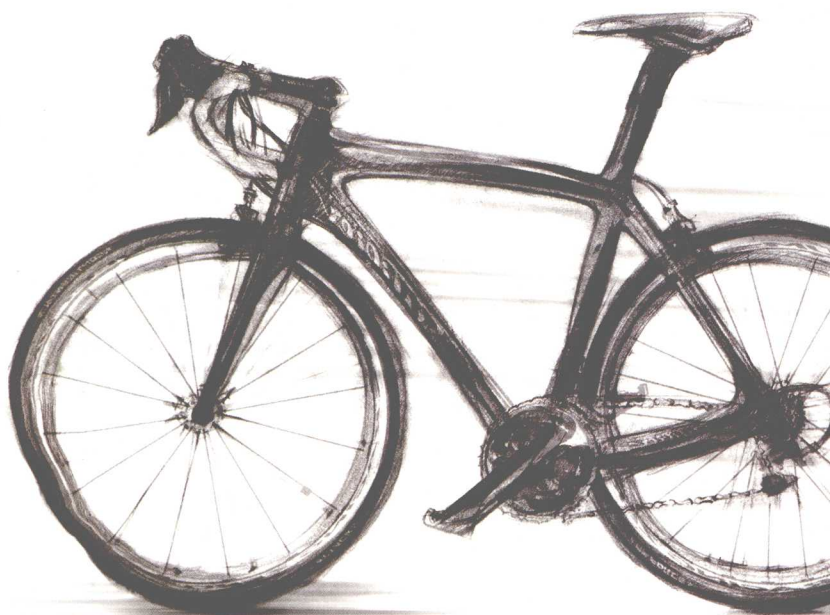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奋力向前骑，
只为了让他赢，这是我的职责……”



牺牲

サクリファイス

(日) 近藤史惠 著 徐行 译

荣获第10届「十

超越森见登美彦

勇夺2008年「推

获评「这本推理

年度十大推理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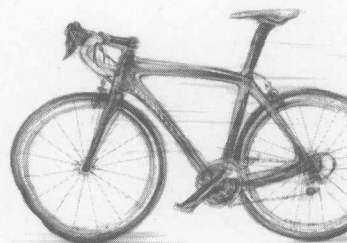
NLIC 2970700407

吉田修一，
第2名！

首部以公路自行车赛为背景的感动之作，
日本超人气青春推理小说！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牺牲

サクリファイス

(日) 近藤史恵 著 徐行 译



NLIC 2970700407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牺牲/(日)近藤史惠著;徐行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208-09803-9

I. ①牺… II. ①近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8614 号



出品人 邵敏

责任编辑 张莉 徐珏华

封面装帧 上海时序品牌设计有限公司

牺牲

[日]近藤史惠 著

徐行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39,00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9803-9/I·862

定价 25.00 元

一片静谧。

周围满是日语与法语混杂的吼声、逐渐接近的直升机旋叶声和摩托的引擎声。耳边有人大声地喊话，但我的心中却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。

因酷热而融化的沥青上，鲜红的血液正逐渐扩散。

向不可思议的方向弯折的头部，一动不动甩在一边的手。

在茫然而呆立不动的人群上方，只有天空还是如同之前一般蔚蓝。

谁能告诉我？

究竟要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，才能改变这样的结果，才能避免内心的后悔？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奥吉车队 | 1 |
| 第二章 环日本公路自行车赛 | 41 |
| 第三章 南信州 | 64 |
| 第四章 富士山 | 92 |
| 第五章 伊豆 | 113 |
| 幕间 | 131 |
| 第六章 列日 | 136 |
| 第七章 列日—卢森堡 | 158 |
| 第八章 惨剧 | 170 |
| 第九章 丧失 | 182 |
| 第十章 牺牲 | 202 |
| 终章 | 223 |

第一章 奥吉车队

咔的一声，自锁鞋就嵌入了自锁脚踏中。

蹬下脚踏的那一瞬间，会有一种轻飘飘无从着力的感觉。但只要蹬着踏板转动几圈，这种感觉就会消失。

车轮，能以比步行更加轻快的方式将我的身体送向远方。置于坐垫上的臀部只是一个支撑；缓慢旋转的脚踏和车把便将我的身体与自行车连在了一起。

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美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。

为了用最少的动力尽可能地行进最长的距离，自行车是一种经过近乎恐怖计算的完美机械；可谓多一分则嫌多，少一分则嫌少。而且它还不会污染空气。

而在各种自行车之中，为了更快地行进而将其他各种要素悉数剔除的，则是公路自行车。

我稍微提高了一点速度，追上了在我前面行进的队友。

这是一场训练——保持一列纵队的队形，以不至于累到喘息的速度，骑自行车长时间行进。真正的比赛时，选手在自行车上度过的时间往往在5个小时以上，因此有必要让身体对此作出适应。

我和前方行进的队友之间的距离不足10公分。在刚开始参加自行车竞技时，我曾对这么短的间距感到恐惧。不仅是因为看不见自己的前方，更是因为一旦前面有人刹车，就必然会因为发生碰撞而摔车。

现在我虽然已经习惯了，但也并不是完全感觉不到危险。习惯以集团形式行进的选手并不会突然刹车，可即便如此，爆胎或者脚从踏板上松开等事故却总是无法避免的。

但是，这么做可以大大减轻空气的阻力，令选手用不到一半的力气骑车。而在比赛中，如何在决胜阶段之前保持体力，恰恰是非常重要的。

当然，这么一来最前方的队员必然要一个人承受空气阻力。因此，不仅在训练时，即便是在比赛之中，即便双方是竞争对手，轮流在队伍最前方领骑也是一种基本礼节。这也是公路自行车赛在欧洲被称作绅士运动的缘由。

但是，这一绅士运动，同时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严酷的运动。而以世界上最有名的环法国公路自行车赛为例，赛程约为3周，平均每天要行进150公里以上的距离，在此期间还必须多次翻山越岭。总骑行距离超过3000公里，而上下坡的总高度差则相当于从

山脚到山顶往返珠穆朗玛峰4次（富士山9次）。而且，除了仅有的两天休息日之外，参赛选手不能多休息一天。一旦休息，就相当于自动退出了比赛。

当然，仅在日本国内参加这一运动的话，自然不会有在“三大环赛”（Grand Tours，指环法，环意，环西三大赛事）中出场的机会。我所属的奥吉车队主要参加由日本自行车竞技联盟主办的单日赛。当然也有在日本国内举办的“多日分段赛”——连续数天进行，不仅分别计算每天的成绩，也就综合成绩排位进行竞争；有时候也会进行海外远征。但是，所谓海外远征也只是参加洲际巡回赛（UCI Continental Circuits）级别的赛事。要参加再上一级的职业巡回赛（UCI Pro Tour）尚且困难，就遑论三大环赛了。

在公路自行车的领域，日本与世界之间的这段距离仍然不是能够轻易跨越的。

突然，在我前方骑行的伊庭和实回过头来，看了我一眼。在我还没能理解他眼神的意思，以至于愣了一下神的时候，他又接着开口了。

“喂，到前面去啊。”

仔细一看，伊庭的前面已经没有其他选手了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到队伍的最前方去。

我一边苦笑一边用力地蹬踏板。而伊庭就那样退到了队伍的后方。

踏板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。在集团的后方时，几乎不用多少力气就能前行；而现在却必须自己使劲才能继续前进。

在训练的时候，队伍最前方的队员一旦感到疲劳，就会退到队伍的末尾，而排在第二的选手则会代替他到最前方引领队伍，以此类推形成循环。

伊庭讨厌这样的循环。即便是在训练之中也不想浪费多余的力气——这应该就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吧。可话说回来，如果太早退到队伍的末尾去，又会被前辈训斥。

我记得之前在伊庭前面骑行的应该是车队的王牌石尾豪。他平时看起来是个安安静静的人，可一旦涉及自行车运动，就会变得非常严格。他肯定不会放过任何偷懒的行径吧。

所以，看起来伊庭打的如意算盘是让我先带队行进，在我之后再回到最前方稍微骑行一会儿，最后回到队伍的末尾。

不过，伊庭虽然会用这样的方式偷懒，并不能因此就单纯地认为他只是一个怠惰的选手。

他是去年和我同期入队的新人，刚刚大学毕业，只有 23 岁；但他的实力早已超过了车队中的其他老手，成为了仅次于石尾的选手。

不，确切地说，石尾是擅长上下坡的爬坡型选手，单就在平坦路面上的爆发力而言，伊庭远比石尾要强。去年他就曾两度在比赛中获得优胜。

外观与内在如此截然相反的人也算是少见。因为头上各处都有跳脱不齐的卷发，因此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伊庭看起来就更加年轻。初次见面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平静而温柔的男人吧。但是，他一旦开口说话，这种印象眨眼间就会彻底改变。温和敦厚的外观和辛辣的口吻相结合，我觉得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反差，才使得他不必要多地多树了很多敌人。

伊庭受到队友冷遇的理由至少有一半是因为他的性格，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嫉妒—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或许有人会问，那你自己又怎样呢？——我嘛，是不会感到嫉妒的。

伊庭是一个比我优秀得多的选手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

而任何人都会有适合他自己的位置。

训练结束之后，我在车队的车库内清洗自行车。

奥吉车队的母体是日本生产国产自行车车架的公司。同时，也有自行车部件的厂商是车队的赞助商，因而在器材方面，车队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。

车队中也有公司派来的机械师，但他们并不会全程陪同我们的训练。因此，在训练结束之后，简单的保养工作是由选手自己完成的。

比如伊庭那样的人，只是随便擦拭一下污迹就很快离开了。据

说他平时从来不用车队配发的自行车，而是骑用将法国 TIME 牌的碳素车架与意大利 Campagnolo 牌的 Record 车体相结合的自制自行车。因此，他对车队的自行车不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我将车轮卸下，用海绵洗去车链间积聚的泥土；然后再仔细检查了一下轮胎，看看是否存在细小的伤痕。

因为不是在专为自行车赛而设置的场地内骑行，所以爆胎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但是考虑到可能因此而引发事故，对于能够事先做出预防的，当然还是想尽力做到未雨绸缪。

清除了刹车上的污垢，顺便也检查了一下刹车垫块的磨损情况。

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除了车胎之外，其他部件都没怎么弄脏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近乎仪式一般地用沾水的海绵去擦拭脚踏。正在这时，自行车上映出了一个人影。

回头一看，赤城正站在我的身后。

他是车队中最年长的队员，36岁。清爽的短发，圆眼镜，乍一看，他的容貌似乎不像是运动选手。当然，也不像是办公室里的白领。要是打比方的话，可以说是有着前卫艺术家的气质吧。

毕竟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是最能调节车队气氛的人——不仅能诙谐地插科打诨，提高大家的士气，也能轻而易举地说出话来缓和车队中不安稳的空气。

当然，对于像我这样的新人来说，他毕竟还是一位让人心生惧

意的前辈；可是即便如此，与和石尾前辈说话相比，还是要轻松许多。

“真周到啊。”

赤城从我的头顶往下，边看我手边的工作边说道。

“这是天性使然。”

我答道，然后随手将海绵放回了水桶，并站起身来。他应该不只是随口招呼我一声，而是有话想说吧。

我猜对了，赤城耷拉着脸对我说道：

“誓，你不要太纵容伊庭了。”

看来，伊庭今天的行动已经被各位前辈发现了。

我还是试着辩护了一下。

“身体状况好的人就在前面多顶一会儿——因为教练之前这样说过……正好我今天自我感觉不错，也想在前面多骑一会儿。”

斋木教练并不是过去那种体育系出身的精神论者。在培养耐力的训练中勉强自己可谓大忌。因此他很早就对我们说过，即便是新人，只要身体状况不好，就可以不用参加队伍前方的轮替。

“就算如此，他还是太过分了，”赤城带着唾弃的语气说道，“前天他也让江口代替过他，这个问题涉及车队的士气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”

我并没有继续为伊庭做辩护的理由，所以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。

赤城从附近拉过来一把塑料椅子，坐下之后用眼神示意我继续洗车。

“那家伙，简直是把自己当作了桑德罗·佩塔奇 (Alessandro Petacchi, 意大利著名车手) 或者西波尼尼 (Mario Cipollini, 同为意大利著名车手)。他以为被队友包围着享受特殊照顾是理所当然的吗？”

从他的嘴里冒出了意大利最强的冲刺型选手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。

“一旦遇到山马上就不行，他们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呢。”

“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，”话虽如此，赤城的嘴边同样露出了一丝笑意。但很快他的表情又变得阴暗起来，“他如果只是个懒惰的家伙，我也就不用这么担心了。但他并不是在偷懒，而是在自以为是啊。”

对于这一点我心里有不同的意见，但还是默默地没有说话。

“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他肯定会和豪起冲突的。”

石尾豪，奥吉车队的王牌，同时也是日本有代表性的选手。33岁，从年龄上看，作为运动选手似乎稍嫌高了一些；但在重视经验和策略的公路自行车界，这却正是最黄金的年龄。

在加入奥吉之前，我就已经听说过他的名字了。在作为大学自行车部的代表参加比赛时，我还曾和他同场竞技。

但在加入同一车队后，我却不得不感到惊讶，从自行车上下来之后他的身体显得是那样的小巧和纤细。身高 1 米 62，身材瘦小，以至于小号的运动服穿在他的身上都显得太大了些。但又不是单纯的瘦小——腿肚子上就结结实实地长着健美的肌肉。

对于自行车选手来说，不需要的肌肉反而是累赘的重物。对他那样的爬坡型选手来说就更是如此。乍一看显得贫弱的低身高和轻体重，在登山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他重要的武器。在平地上完全感觉不到的自身的体重，在上坡时却会成为负荷，直接压迫脚踏和心脏。

规定中的自行车的最低重量为 6.8 公斤。比起体重 52 公斤的石尾前辈来，身高 1 米 70 体重 60 公斤的我就好比是不得不多背一辆自行车的负重上坡。

石尾平时沉默寡言，基本上不怎么说话，也不笑；真要说起来，动作也总是慢吞吞的；几乎感觉不到一丝灵气。

可骑上自行车的瞬间，他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说的更确切一些的话，是在上坡的那一瞬间吧。

轻快地摇动自行车的抽车（Dancing）动作——虽然很难说它标准得可以作为范本，但他却可以由始至终几乎不做任何改变地以同一个动作爬上山坡。

同时，他还具有几乎可以称之为顽固的、执著追求胜利的意志。

那是发生在去年山梨县的比赛中的事情了。碰巧那天他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没能追上行进在最前面的几位选手，而是比他们稍晚以第六名的成绩开始爬坡；与领骑者之间则已经拉开了似乎当天之内都已无法追上的距离。

就在那时，他的车胎爆了。正好有一位与我和伊庭同时加入车队的选手与他在一起行进。当他意识到车队的器材车因为路面狭窄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赶到时，他立即让那位选手卸下了自己的车胎并换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上，随后重新开始了比赛。

稍后赶到的我，则恰巧看到了茫然站在路边，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的队友。

车队的王牌如果碰上爆胎，负责协助王牌的队友就该交出自我的车胎——这确实是公路自行车赛中的一般做法。

可话说回来，那时候就算石尾能够勉强挤到第五名，对于他来说也算不上是什么好成绩。就他的实力而言，取得前三名的成绩是理所应当的。如果只取得第五名的话，可以说与成为最后一名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
但对于那位新人来说，能否在当天的比赛中取得较高的名次，则是与他今后的合同内容息息相关的一大机会——因为他在此之前完全没有取得任何引人注目的成绩。而且与我和伊庭不同，他的年龄也已经接近 30 岁了，来年是否能够续约都是一个问题。

甚至在车队内部都出现了“石尾做得太过分了”的意见。

但我的意见却有所不同。那天，石尾前辈还没有放弃对胜利的追求。就算已经拉开了长达数分钟的差距也要追上去——正是因为下定了追上去的决心，他才夺走了那位选手的车轮。

那位选手在比赛结束之后自己退出了车队。而石尾却连道歉的话都没有对他说。

他的离开或许是因为石尾的所作所为，但是，这就是公路自行车赛。

而我心中想到的，却又是不同的事情——

那一天，要是我能够更加努力一些，比那位选手更早赶到石尾的身边，那我就能代替他把自己的车胎交给石尾，而他或许也就不需要离开车队了。

赤城双手抱在胸前，又把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——这样下去伊庭会与豪发生冲突。

尽管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借口，但还是开口说道：

“但是，石尾和伊庭作为选手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吧。他们之间应该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，不是吗？”

伊庭擅长的是在平坦路面上的终点冲刺。一瞬间的爆发力和对周围情况的判断，决定了他能否从集团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。反过来说，石尾则不是冲刺型的选手；而在需要爬坡的时候，倒着数反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伊庭。

赤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明白吗？豪是不会承认自己之外的王牌的啊。”

他接着又重复了一遍——绝对不会承认的。

嗖的一下，我突然觉得后背升起了一股凉意。那个面无表情的石尾也会有爆发出自己感情的时候吗？还是说，他会面无表情地直接采取什么行动呢？

就赤城的语气而言，听起来之前似乎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。

我想要提问于是张开了嘴，但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好把嘴闭上了——

赤城，石尾在面对那样的情况时会怎么做呢？

他会如何表达自己不愿承认的强硬意志呢？

当我意识到自己感觉到了一丝——真的只有一丝——忐忑不安的期待时，终于忍不住在内心苦笑了一下。虽然我们同属一个车队，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事毕竟与己无关。

也许意识到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，赤城前辈的嘴边现出了一抹笑容。

“不好意思，伊庭的事情和你说确实也没什么用。虽说是同期，你们俩的关系也算不上有多好吧。”

“应该不存在和伊庭关系好的人吧。”

与所有的队友都能不即不离相处的我相比，他是完全另一类型的人。